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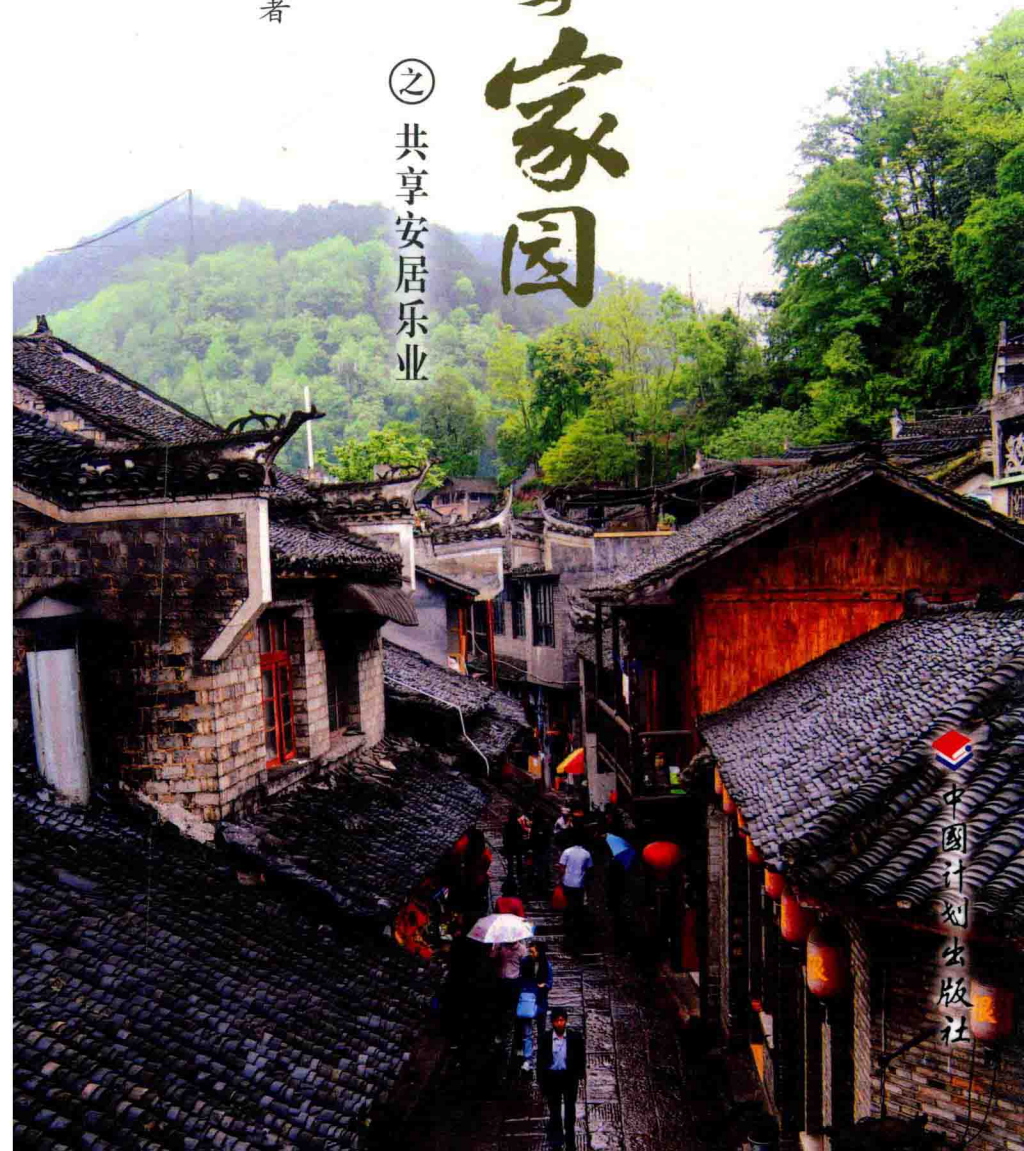
栖境与家园

陆强 / 著

①

共享安居乐业

中国计划出版社



栖境与家园

之 共享安居乐业

陆强 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

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从片面重视城市建设转变为统筹城乡建设。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在城镇安居乐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提，城镇住房制度应覆盖农民工群体。城市更新要重视社区重构，尤其是弱势群体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日常生活等公共服务网络的重构，营造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区居民都能共享安居乐业。



好晴天

代序

——
陌生的家乡

■ 陆月

题注：这是我的女儿陆月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分子与遗传学专业学习期间，2002年5月24日在网上发的一篇博客文稿。当我在网页上看到她的这篇文稿时，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见解，很有意思。她12岁离开家乡，以后虽经常回去，但家乡却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今天看来，这篇文稿作为本书序颇为合适，于是就把它放在这里了。



隔河守望的传统与现代

我的家乡，那是一个绝对小但绝对美的山城。这座城市虽然缺少一些现代的气息，但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朴实的民居，再加上地理上的层次感，使城市显得淡雅而精致。

图为四川省自贡市主城区现代建筑群和路边井历史街区的传统民居隔河守望，形成相映成趣的城市风貌。可惜，如今路边井历史街区已被以“棚户区改造”的名义拆除，整体拍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策划将改建为仿古商业街。

中国恐怕是近年来变化最大的国家了吧。不光是那些几十年没有归故里的游子，连我这种每半年就回一次家的人，每次回家也常常会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往好了说，其实就是找不着北。）或许因为发展得太快的缘故，再加上总免不了有些急功近利，城市规划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是一塌糊涂。有人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现在发展中的中国，城市发展也处在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不美的建筑、糟糕的城市规划，终究会被推翻替代。这种观点在很多国外城市的发展史中也得到了证明。（这种观点总让我觉得很悲惨，大概我的余生都将伴随国产压路机的轰鸣了吧。）但是不管这种观点有多么正确，这样的过渡有多么必要或者必然，也不管未来的祖国有多么美不胜收，而今这种推翻重来、大刀阔斧的作风，实在不可取。因为它割裂了我们和我们的过去，残留在每个人心中最温润的时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程度，人与人的交流变得越来越简练。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当你面对你住了几十年的城市，居然也找不到一丝亲切的信息。这对每一个所谓的“设计师”而言，绝对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我的家乡，那是一个绝对小但绝对美的山城。这座城市虽然缺少一些现代的气息，但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朴实的民居再加上地理上的层次感，使城市显得淡雅而精致。我永远记得我家的

四合院，几家人关系好得跟一家人一样。我永远记得每天上学的那条长而窄的巷道，老平房里住着朴实而好客的人家。我永远记得家乡人引以为自豪的古代“天车”^①，高高的像桅杆一样，曾被日本鬼子以为是高射炮。我永远记得十二岁那年即将离开时的眼泪，因为我以为我将永远看不见那些我所永远记得的。爸妈笑我太傻，告诉我老家离新家并不远，以后高速公路开通，只要两个小时就到了。而如今，我不知该为我那先知的眼泪感到骄傲呢，还是悲哀？爸妈真的没有骗我，也许是飞速蔓延的高速路骗了我，两小时的便捷替代了一天的颠簸，陌生的都市替代了昔日的家园。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罗大佑的那句歌词：“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很想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我家的四合院没有了，换作一家公司的大楼，该公司对这块地垂涎已久，加上大院的人听说可以住进楼房都喜上眉梢，这倒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只是翻开幼年时的相片，里面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不免有些感伤。

接下来的情形就比较夸张了，两架最高的“天车”竟然被推倒了！几百年来家乡人心中的精神支柱，就这样轻易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无非是随处可见的高楼。我不知道失去了“天车”的

①“天车”是自贡盐场对用于提捞法采卤的木制井架的称呼。



从过往中得到力量与慰藉

人都是有过去的，人或多或少都怀旧，期许从过往中得到力量与慰藉。

图为四川省自贡市路边井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古朴风貌。可惜，如今路边井历史街区已被以“棚户区改造”的名义拆除，整体拍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策划将改建为仿古商业街。

家乡，还算不算我的家乡？当老师告诉我们的孩子这里是历史文化名城时，会不会觉得证据不足？还有一个更讽刺的，我上学的巷道还在，“老”房子似乎也还有，只是、只是变新了！由于某商家的投资，原先巷道里的真的老房子全拆了，换上全新的仿造的“老”房子，取了“某某古街”之类的名字，大赚旅游者的钱。拆光了好好的真正老建筑的真迹，却大搞仿造的赝品，这算是什么逻辑？诸如此类的变化实在太多了，这个城市面目全非，它和我的记忆、我的童年已无瓜葛。现在我很少回去了，因为那里对我而言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

然而这些糟糕的“创意”该谁负责呢？除了那些糟糕的设计师和开发商，还有那些领导者。像我的家乡这样的小城市，很多领导都是下派的。由于他们本身不是当地人，缺乏对当地历史、人文的感情，而又需要在在职的两三年中干出点成绩，为将来的仕途打基础。于是眼光不但不会放得长远，往往会有些急功近利（虽然他们也许不是故意的）。我想大概很多城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吧。

其实，国外有很多很好的城市设计实例。像曾经看过的国外的某个公园，就是建立在一个废弃的工厂上。虽是公园，却处处可见工厂的遗迹。更有一些设施是因地制宜，变废为宝。这样的环境布置有不可割裂的时空概念，孩子和老人在这里得到沟通。

想想如果在中国，这废弃工厂恐怕早就拆了吧。还有以前见过的一个大超市，就是设在一个不用的大厂房里，超市里还有一些残留的设施没搬走。这样的超市设计既节约了堆房造屋的开支，又营造出特色气氛，实在巧妙。还记得有一个城市，上面是城市，向下俯视便是树林，人和自然之间十分和谐统一。可以在兼顾城市发展的同时，又不将人与自然割裂开，这样的设计实在高明。相比之下，国内那些将城市内所有的自然景致消灭干净，然后再建起最不生态的“生态花园”的做法也实在太不专业了吧。

说这么多，其实只想强调一点，人都是有过去的，人或多或少都怀旧，期许从过往中得到力量与慰藉。那些割裂历史的设计师、开发商和领导者，必将遭到唾弃。如果他们还继续得到纵容的话，我们将失去一切回忆。

2002年5月24日

前言

爰居爰处？于林之下

题注：“爰居爰处？于林之下”——《诗经》“风·邶风·击鼓”摘句，可译为“何处栖息居住？就在树林之下”。参见《中国古典文化精华——诗经》，吴兆基编译，长城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据说，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过三大哲学问题，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为这三大哲学问题费尽心思。有人说，这算什么哲学问题？如果这是哲学问题，那么每位门卫保安都是哲学家了！他们每天不知要问多少次“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当然，这只是调侃。

我们普通人不是哲学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并不十分关心这三大哲学问题。但是我们每个人必然会关心这个问题：“我在哪里”，或者换句话说“我住在哪里”。对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言，这也许才是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

我也是如此这般的一个普通人。不过由于职业关系，我会比一般普通人更关心这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住在哪里。记得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时，有一句鼓励建筑系学生努力学习的口号：“为6亿人民盖新房”！就这样，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无论是躬身建筑工地，还是趴在设计图板，或者俯首管理岗位，大多与老百姓的居住和居住环境问题结了缘。在大学学习时思想很单纯，认为只要学好专业知识和技能，就能为人民盖新房了。现在回顾起来，为人民盖新房，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至如今，“为13亿人民盖新房”的任务，还“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或许有人会问，不对吧？13亿人住有所居已经基本解决了呀！2014年6月，权威机构调查报告称，2013年我国家庭住房拥有率已达到90.8%，其中城镇家庭住房拥有率为87.0%，农村家庭住房拥有率则为95.8%^①。对此数据，学界各派见解不同。但不能否认，这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住房状况确实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房地产业的种种问题，江湖上各门派争论不休，我们姑且不谈。单就城乡居民住房状况而言，在我看来至少还有如下问题仍需同仁们努力。

一是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住房条件差距很大，不平衡不公平问题仍然严重。国家启动城镇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以及四川省实施“藏区牧民定居”“彝家新居”“巴山新居”等工程，城乡贫困群体的住房条件开始逐步得到改善。但是，仍有许多贫困人群最基本的居住需求不能得到最低保障。以“上下水”为例。李克强说过，千万不要小看上下水。房子好不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没有抽水马桶，这是一个有效的衡量标

^① 数据来源：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研网》，2014-06-11。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12月曾发布：我国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3.5%，其中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为89.6%。《北京青年报》，2013-12-26。



破旧的土坯房

房子好不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没有抽水马桶，这是一个有效的衡量标准（李克强）。城乡贫困群体的住房条件开始逐步改善，但城乡之间、贫富之间住房差距仍然很大。仍有许多贫困人群最基本的居住需求，尚不能得到最低保障。

图为在一条乡村公路堵车时，随意拍到的一户农民的破旧土坯房。

准^①。别的且不说，仅此一项，城乡之间就相距甚远。然而与此同时，据2014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城镇家庭多套房拥有率已上升至21%^②。更别说那些豪宅、别墅不知多占了多少13亿人的平均宅基地面积了！要有效解决住房状况不平衡不公平的问题，不下大决心不花大工夫恐怕不行。

二是城乡栖居之境生态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说到居住环境，这两年人人都在谈雾霾、谈PM2.5，大气污染已到非下决心治理不可的时候了。这其中就有盖房子和住房子造成的严重污染，但全社会尚未足够关注。我认为，还有应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环境问题，就是我国几十年来超大规模建设中的不当行为，造成了城乡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与极度恶化。在如此严峻的生态形势下，正如习近平所言，许多城市提出生态城市的口号，但思路却是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等。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要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

① 这段话选自李克强2012年9月7日在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以《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为题载《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此处转引自《人民网》，2012-10-26。

② 数据来源：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中研网》，2014-06-11。



可悲的大树进城

许多城市提出生态城市的口号，但思路却是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等。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要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习近平）。

这是成都市近郊一户苗木经销商从农村或山野采购回来的大树，暂时移栽于此处，准备有人出大价钱，再移植到城里。可惜老弱病残的大树经不起折腾，已经“呜呼哀哉”了。